

新 月

第 三 號 第 四 卷

上 海 新 月 書 店 發 行

新月月刊投稿簡則

- (一) 投寄稿件，或自撰，或翻譯，文體以白話爲宜。
- (二) 投寄稿件，請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
- (三) 投寄稿件，如係翻譯，請將原本一併附寄。
-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及簡單履歷，以便通訊，或介紹於讀者。掲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五) 投寄稿件掲載與否，本刊恕不能一一函復，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重要稿件如未掲載，得因預先聲明，並附足郵資，寄還原稿。
- (六) 投寄稿件掲載後酌致薄酬如左：
 - (1) 現金每千字從二元至五元。
 - (2) 特別佳稿更當從優致酬。
- (七) 投稿掲載後酬報之類數，由本刊酌定致送。
- (八) 投寄稿件掲載後，經覺察已先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九) 寄來稿件本刊有酌量增刪全權。但投稿人不願者，可於投稿時預先聲明。
- (十) 稿件請逕寄上海四馬路新月書店轉新月編輯部。

新月月刊第四卷第三期

二十一年十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出版者
印刷所
發行所

葉公超
邵浩文
時代鉛印
上海四馬路
新月書店
北平米市大街

廣告刊例

價目

全		年	十二冊	三	元
半		年	六冊	冊	一元六角
零		售	每冊	冊	三角
國外加郵費		每冊	冊	冊	二角五分
(長寄訂閱者特號不另加價)					
等第	地位	全	面	半	面
特等	底封面之內	七十五元			
優等	封面之內及底面之內	六十元			三十五元
上等	正文中間	五十元			二十八元
普通	正文前後	四十元			二十五元
廣告概用白紙墨字 如用色紙或影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新月月刊第四卷第三期

▲新書預告▲

均已在印刷中不日出版

政治學概論

高橋清吾著
王英生譯

現代英國詩人費鑑照著

現代國際公法

王化成著

羣鴉集

卞之琳著

現代天文

余青松著

人文史觀

潘光旦著

壇外集

李青崖著

現代黨政

王造時著

學生問題

余楠秋著

舊戀的新歡

穆爾著
林徽音譯

現代婚姻

全增嘏著

國際金融爭霸論

愛士分著
崔毓珍譯

現代交通

廖芸皋著

現代詩

邵洵美著

現代人口

吳景超著

現代大學教育

董任堅著

新月月刊第四卷第三期

目錄

歷史劇的語言.....余上沅

Giles Lytton Strachey (1880-1932) (附像一).....秋心

若墨醫生.....沈從文

戒壇瑣記.....俞平伯

詩

酸梅湯.....卞之琳

小別.....卞之琳

別.....吳廷璣

祈求.....曹葆華

獄中.....曹葆華

十七世紀的法國沙龍

趙少侯

西施(續完)

顧一樵

書報春秋

「獨立評論」「時代公論」「鞭策週刊」

李敬遠

「現代」的「評傳」

白芨

小品文研究

棠臣

海外出版界

亞密尼爾的飛萊茵

秋心

蘇東坡集選譯

吳世昌

一種哲學的綱要

中華君

英勇的新世界

公超

施望尼評論四十周年

公超

歷史劇的語言

余上沅

歷史劇所用的語言，不外乎兩種形式：詩，散文。從前戲劇的語言都以詩的形式為主，從希臘一直到十九世紀。中國更不用說，白話散文劇是最近才起頭的。詩的形式爲什麼這樣發達，我從前論詩劇曾舉出三個原因：（一）詩劇根據於人類愛好節奏和諧和的天性；（二）詩劇恰合人類要求超脫現世苦痛而享樂於理想境界的欲望；（三）詩劇是多數戲劇不能不取的體裁。我又說，『……不但悲劇如此，一切用過去事蹟作戲劇材料的也都如此。根據神話也好，傳說也好，歷史也好，杜撰也好，你提筆編劇就不免要感到用字的困難。神話，傳說，歷史，杜撰裏面的人物，既然都不是日常經見的人物，他們的思想動作也是如此，那末，他們就沒有理由依然去說我們日常聽慣的話。於是除了用詩去作表現的工具之外，再無辦法，因爲詩在這裏是唯一的，適當的，而且是最自然的辦法。』（見北新書局出版拙著『戲劇論集』二七頁至三六頁。）到了十九世紀，民衆戲劇抬頭了，戲劇裏的人物，變成日常經見的了，他們的思想動作也和以前的『古典派』或『浪漫派』戲劇裏的不同了，典雅的語言，自然隨之而用不着。時機成熟了，伊卜生發出來一個重要的宣言：

你的意思以爲這篇戲劇「皇帝與加利利人」應當用詩寫，並且這樣寫是有益的。在

這件事上我非得和你不同意。這齣戲，你一定看得出來，是胚胎於最寫實的體裁的：我所希望得到的幻象，是現實的幻象。我要給讀者的印象，是他所讀到的都是實有其事。如果我用了詩，那便和我的原意矛盾了，我所預定的工作也必定不能成功。如果我叫他們全用一個同樣的節奏說話，我在劇中故意加入的那些凡夫俗子，一定會與其他的人無區別，彼此也無區別。我們現在不是莎士比亞的時代了。……我的新戲劇不是含古代意義的悲劇；我所要描寫的是人類，所以我不能叫他們說『神的語言。』（一八七四年一月十五日給 Edmund Gosse 的信。）

但是，我們得注意，伊卜生這個主張雖然不能不認為是對的，可是應用在歷史劇裏是否完全合式，還有研究的餘地。「皇帝與加利利人」是他最後的，比較失敗的歷史劇，從那時起，他不會再試歷史劇，却改變了方向，二十年中，寫了從「社會柱石」起的那些用當代事情做材料的散文劇。白語散文用在現代「寫實劇」裏自然合式，因為內容和形式是一致諧合的：現實的人說現實的話，——現代的人說現代的話。

歷史劇裏的人物也應該是現實的人物，這是我們誰都承認的；但是他們既非現代的人，如果我們叫他們說現代的話，那就同「現實」矛盾了。我們用什麼方法才可以兼顧呢？照伊卜生的主張，我們不能用詩，因為那是「神話」，不是人話；日常聽慣的話也不妥當，因為，「親愛的讀者們，」——假使你們一聽見古人這樣稱呼你們；馬上你們就不會相信他是

古人，而是很『摩登』的人了。究竟歷史劇用什麼樣的語言才最合式呢？我且舉出幾條大家可以同意的原則，並附帶一些可以代表現在中國歷史劇的對話，那末編劇者或者也能夠自己決定了。

第一，一切戲劇的對話，都要恰合身分。李笠翁說，『言者，心之聲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代此一人立心。……說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像伊卜生所說『全用一個同樣的節奏說話，……與其他人無區別，彼此也無區別』，那自然是不合原則；不過，如果節奏是有的，却並非『一個同樣的』，那末，用詩或是散文的形式，也都不妨了。哈姆雷特跟馬克伯斯可以相混嗎？奧色洛跟黎瑯王可以相混嗎？在莎士比亞的同一劇內，各個腳色的對話又可以相混嗎？劇中人是否『現實』，不完全在乎他語言的外形——詩，或是散文——而根本上却在乎所表現的意義——合不合身分。譬如，郭沫若先生三個叛逆的女性，以及酒家女，淑姬，紅簫，她們所說的話，彼此換個個兒，有何不可；漢元帝，毛延壽，卓王孫，以及衛士甲乙丙丁的話，彼此掉換了也無妨。『聶嫫』裏的衛士長三說得好，『哼，你們講的話總是一樣的章法啦！你們怕是從一本書上背下來的罷？』不但『章法』，就是一聽到聶嫫說『啊，二弟哟，二弟哟！我的英勇而可憐的二弟哟！』我們也早知道是郭先生捏着鼻子在說話了，壓根兒不就談到身分。

在現在中國的歷史劇裏，許多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上上下下的語言，無非是連串故事的對

話，絕無個性可言。要有個性，也只是作者的個性。作者拿演員做號筒，發揮他們自己的思想。宣傳階級爭鬥的有郭先生的「聶榮」：

聶榮 媽媽，你要曉得，就是這些饅頭在作怪的。有錢的人吃了饅頭沒事做，沒錢的人不賣自己的女兒便吃不成饅頭，這幾年我們中國隨處都鬧成了這個樣子了（第二

一幕一四——一五頁）

又如濮陽酒店的少女說

你們曉得不曉得國王和宰相的罪惡呢？你們假如曉得如今天下年年都在戰亂，就是因為有了國王，你們假如曉得韓國人窮得只能吃豆飯藿羹，就是因為有了國王，那你們便可以不用我閨了。我們生下地來同是一樣的人，但是做苦工的永遠做着苦工，不做苦工的偏有些人在我們的頭上深居高拱。我們內血汗成了他們的錢財，我們的生命成了他們的玩具。他們殺死我們整千整萬的人不成個甚麼事體，我們殺死了他們一兩個人便要鬧得天翻地覆。（第二幕四〇——四一頁）

關於男女的自由平等以及納妾蓄婢，顧一樵先生在「岳飛」裏由哈迷崙同秦檜的夫人王氏作這樣一段討論：

哈 夫人，你們貴國聽說男女很不自由呢。

夫人 不差，普通我們不見男客的。

哈 那麼夫人今天來見我，豈非不合貴國的禮節？

夫人 軍師是外國人，我也依外國的規矩。

哈 我們國內男女交際很公開的。

夫人 什麼叫交際公開？

哈 就是彼此不拘束。

夫人 這就是貴國文明的地方。（若蘭上）

哈 夫人，請問這位是誰？

夫人 是我的小婢。

哈 什麼叫小婢？

夫人 就是丫頭。

哈 什麼是丫頭？

夫人 哦，貴國沒有這個丫頭的制度？丫頭就是不自由的少女，在人家侍候老爺太太的。

哈 唉，這不但不自由，並且是不平等！

夫人 是的。貴國沒有丫頭就是平等。

哈 夫人，這丫頭叫什麼名字？

夫人 叫若蘭。

哈 那末我要若蘭爲妻，可以不可以？

夫人 不可以！

哈 爲什麼！夫人不答應麼？

夫人 不是不答應。若蘭是一個丫頭，只能做軍師的妾，不能做正妻的。

哈 什麼叫妾？

夫人 就是姨太太。

哈 想來這姨太太又是一種不自由不平等的一種階級。

夫人 這是爲男人自由的辦法。一個男人娶了一個妻，還可以娶幾個妾，叫做偏房。

哈 我們國裏國王有幾個皇后，普通人亦可以娶幾個妻，但是沒有妻妾的分別。

夫人 這就是貴國又自由又平等的地方。（第三幕三一—三四頁）

熊佛西先生寫「臥薪嘗膽」，宣傳平民教育促進會所發見的四大弱點：

（踐妻依舊紡織，勾踐伏在案頭默想，室內異常沉寂，只聞紡車噥噥之聲。忽又一陣較前更激昂更慷慨的『打倒吳國，努力自強』的歌聲傳到屋內。勾踐拍案驚起，急步窗前。）

踐妻 萬歲，民氣激昂到極點了！您看，在這深更半夜，都有人呼號打倒吳國，萬歲何不乘此民氣激昂的時候與吳國宣戰？

勾踐 娘娘那裏知道：與人宣戰決不能依。賴國民的呼號，應該問我們的國民有無實力的準備。我們過去所以喪權辱國，固然是因為外國的壓迫與侵略，但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我們的國民太沒有實力，所以人家才敢來壓迫，敢來侵略！據我仔細研究，我們的國民至少有四大弱點，也可以說我們越國有四大仇敵！倘若我們不除去這四大弱點，我們不但不能為國雪恥報仇，並且我們的國家永遠沒有強盛的希望！

踐妻 請問萬歲，是那四大弱點？

勾踐 第一個大弱點是『愚』，沒有知識，全國的人民有五分之四是文盲，是睡眼惺子！換一句話說，就是我們大多數人民不認識字！不認識字知識就不能進步！知識沒有進步的民族決不能和人家競爭，更不能為國雪恥報仇！這是強國強種的基
本！

踐妻 我們現在不是辦學校培植人材嗎？我們不是要使大多數的國民都識字嗎？

勾踐 我從吳國回來以後，雖然特別注重生聚與教育，但是現在還不夠，還沒有達到理想的標準！

踐妻 第二個大弱點呢？

勾踐 第二就是我們的人民太『窮』。三分之二的人沒有飯吃。天賜我們的土地雖然肥美廣闊，但是我們不知道利用，不知道怎樣生產！第三個弱點是『弱』。大多

數的人民的身體不康健，多病！我們不管走到鄉間城市一看，便知道我們的人民沒有保護健康的知識和設備。

踐妻 對了，萬歲說的『愚』，『窮』，『弱』，的確是我們越國的大弱點。

勾踐 第四個大弱點就是『私』。大多數的人民都是自私自利，毫沒有國家觀念！踐妻 對了，我們的人民太沒有團結心！太沒有公德心！（第二幕第一場）

作者自己要說話，又不肯現身，却用戲劇做工具，拉出歷史上的人物做幌子，或者不過是做史論，近代戲劇作家裏最好的代表是蕭伯納。The Man of Destiny, Caesar and Cleopatra Androcles and the Lion, Saint Joan 都是這套玩意兒。然而蕭先生却能成功，發財；此所謂有伯訥之漂亮則可，無伯訥之漂亮則精矣！

劇中人的個性，固然是應該由作者去自由創造的，幾百年的定讞，不妨一脚踢翻。但是，叫漢元帝捧住毛延壽的首級，『連連吻其左右頰』，要分一些王昭君的香澤，是蕭伯納式的談諧不是，那就莫測高深了。

元帝 你也沒用怕我。我不怕是一位皇帝，但我們在女人面前，彼此都是赤條條的……唉，匈奴單于呼韓邪嚙，你是天之驕子呀……延壽，我的老友，你畢竟也是比我幸福！你畫了這張美人，你的聲名可以永遠不死。你雖是死了，你的臉上是經過美人的被打的。啊，你畢竟是比我幸福！（捧延壽首）啊，延壽，我的老友！她

被打過你的，是左臉嗎？還是右臉呢？你說罷！你這臉上還有她的餘惠留着呢，你讓我來分你一些香澤罷！（連連吻其左右頰）啊，你白眼釘着我，你詛咒我在今年之內跟你同去，其實我已經是跟着你走了一樣呀。啊，我是已經沒有生意了。延壽，你陪我在這掖庭再住一年罷。我要把你畫的美人掛在壁間，把你供在我的書案上，我誓死不離開這兒，延壽，你隨我到掖庭去罷。（挾畫軸於肘下捧延壽首連連吻其左右頰向掖庭步去幕徐下）（「昭君」第二幕二——二四頁）

小丑雖有插科打諢的自由，但是如果像「丑婆」第二幕裏衛士說出

丙 我？假使走的是女屍，我要抱着她親個嘴呢。

乙 噯喲，少吹些牛皮了！

在品味上却又不免缺憾。至於丑婆說「你看我這平滑的頸子」，或是熊佛西先生的「長城之神」裏把梁初見孟姜女洗衣大呼「好白的膀子！」都有同樣的缺憾。歷史劇是不能和喜劇比的，它得保持相當的嚴重性。要我們從「海潮珠」去認識齊莊公，從「戰宛城」去認識曹操，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歷史劇的語言，必須恰合身分，身分的規定，又必須含有嚴重的意義；那末作者代古人立心立言，才不致全憑一時高興，隨意編派。

第二，在可能範圍以內，必須表示歷史上的正確。這不是說寫唐朝的戲，得把唐人從土裏挖出來，叫他們講唐話給我們聽；或是請教語言專家，來確定唐代的聲韻。天下沒有這種

笨事。古人用什麼樣的語言，只有古人知道；即或我們考證出來了，寫在紙上，說出口來，也沒有人能懂。所以，不得已的辦法，才避去完全現代的語言；譬如，該說朝廷的時候不說政府，該說聖旨的時候不說命令。明明知道是五十年來才從東洋從西洋販來的詞句，明明知道是某地的活方言，那怕它是古代語言的遺留，也在不可用之列。譬如，「昭君」裏的元帝，毛延壽女及昭君說：

元帝 這正是畫家和詩人可以感謝的地方，假使天地間沒有你們，我們是會被醜惡的勢力壓成土塊了。（第一幕）

毛女 她那種天界的美終不是我父親的污濁的精神和污濁的手筆所能表現得出的。

（同上）

昭君 你的目的，不過想要我給你點子錢罷了

又如「聶榮」裏

聶榮 好，妹妹你就把這隻簪子拏去罷，這本是我母親的紀念品。

又如「卓文君」裏

文 我所不能了解的，就是這天地之間，何以會有這樣悖理的，不可抵抗的運命！——就如我自己。啊，也是太為這黑暗的運命所播弄了！我聽從親命嫁了程家。啊，我如今就好像成了個破了的花瓶一樣。（第一景二頁）

又如「臥薪嘗膽」裏

勾踐 鄭姑娘，你居然回來了！寡人歡喜極了！你快快把在吳國的種種經過報告寡人！

鄭旦 回稟萬歲：小的自從奉了萬歲的命令，到吳國做間諜，當被送到吳國太宰家中侍候，從太宰口中時常得到吳國用兵的計劃，只要知道一種消息，小的就即刻叫家父祕密的報告范將軍。後來吳國偵察出來了小的父女的來歷，知道小的是越國的間諜，於是把小的父女囚在一個黑屋子裏。一直等到我們越國的大兵前晚大破吳國的京都，小的父女才逃出來，誰知半途小的父女二人又被吳國的敗兵衝散了。現在小的倒回來了，可是小的父親不知是死是活！

勾踐 好一個爲國犧牲的鄭國材！好一個勞苦功高，犧牲色相，爲國雪恥的鄭旦姑娘！（第三幕）

以及「岳飛」

岳飛 衆位老百姓，昨天我軍大勝，全仗將士的努力，同諸位的幫助。我們希望於最短期間渡過河去，直搗黃龍府，同諸位將士老百姓一起痛飲，慶祝大宋朝的復興！

衆 大宋萬歲！